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穎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圻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
顯充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
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况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
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獯狂
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之
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黧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纒纒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福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計遠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祿無以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末年左右詠咨曷云其凶弗危弗期凡我常僚

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賦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續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耀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父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孰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
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嶢嶢始逢
君之執鞭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
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
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
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
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晝半塗於萬里
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
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
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墜人之已矣
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
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
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
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
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
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
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若不祈唯其
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
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求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册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昔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鞅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

百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舫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剗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摠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旣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禴

死博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疇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間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醜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
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哀且暮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護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父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醉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陸危誰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繁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祖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忤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疆兮索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菟臯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華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酌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禮部尚書公賜公送來東南賜以賜借同堂令與
天下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祭沈中舍文

昔於昔於昔於昔於昔於昔於昔於昔於昔於昔於
以收此之木而不歸之以形曳之壽悲謝漢息舉
以各執益於和士之口體且對賦藉藉立古何與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毋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泰輿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是元我出我後公妻中間

仕官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納處則
連榘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
停蓄及所設施有詰有誅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
不疑我既憊耗句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漠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家健
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
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
困躋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屢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戲
戲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
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右
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
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
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
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
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忮莫知乃
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
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
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疇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泣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有醜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隼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屣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時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已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網繆頗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平旣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臂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世先散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
上始即位開延闈人闕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
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
問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
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秦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
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
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翼南首
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莫傷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
窮吾所耻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
自顛夷馘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躋衰老邂逅
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爲辭遂隔生死
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
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
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借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
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
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
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
于周及公十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
無狀辱公等侑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
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
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但冀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伸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困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
曠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
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響然邇以郊原旱曠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
得非神之至乎今史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
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及其舟溺死
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
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
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
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也作哀辭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幸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守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刊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斐兮墮子于溪子生滴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穰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媼兮亦及朋友云然
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榮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五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
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
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賢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待講如初公之
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訕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待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為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為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

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會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訕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柎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柎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
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
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
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
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
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
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
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
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
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
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宅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
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
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用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
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闈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庶
尤膏澤在下熏蒸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輿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勅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用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
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
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千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馬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饗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
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
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
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
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
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
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
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
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
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
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
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

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覩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多
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
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
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
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
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
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
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具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
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譎譎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
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
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巳不
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
功宗謀莫汝敢四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
維帝明士或因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
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耋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
一考老有資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
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攻東
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巳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千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饗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餒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戍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劔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之險道云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

使威寒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銀青先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旣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日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考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

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三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辨裝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 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誅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額
額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越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予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
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
方虎威有褒詩至漢尤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千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
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公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實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銘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天子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勅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省去抗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澗河就付
將領二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十洲此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裏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焯焯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肆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
之銓衡乘傳臨弁起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紉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罔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
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
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
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
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尚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 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
魚袋宮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七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餽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
水得城實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
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
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
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
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
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
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立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

居自爲棺歛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異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群泰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
纒能教厥子並爲才匠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
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
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
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
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闔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
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
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
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
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

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間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

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離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外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學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孝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代石西山作爲螭龜管之墓上勒此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之八十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
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
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
敗劉滬末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
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
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寧唐和

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
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
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 天子出大臣部
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
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
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
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
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

年一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
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
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
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
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
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
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
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
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
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
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
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

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
邈迪廷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
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适試祕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
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
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魏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畫竒瘰毒旣除膏熨以治方遷旣頂及暨山
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黥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
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
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

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

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
門衛大將軍逮 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

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

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

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

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

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

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

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顯祖諱光父諱元起皆弗仕

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棗

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

使葉今為右班殿直葉今為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
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
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
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
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淝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
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

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
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川人禧三年進士補岳

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虜州觀察推
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採活甚
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
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
多少有約李順為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
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路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
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為均即不均約
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
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為能舉知黎
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
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
裏行成都王嚴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鑄十得三

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駁議詘中貴人
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斬州王蒙正恃
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
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
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
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
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
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鷺代之宜州蠻爲
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
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
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
珪爭銀冶殺珪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珪有以
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
交州討殺珪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
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制議鹽
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
制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
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
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
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
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
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
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
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
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
宗以及杜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業
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
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

之後有兼暮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
寔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
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
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
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
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
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
湘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
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
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

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愠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與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慈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

初善爲士又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慈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

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去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嶺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

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浙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又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

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澗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

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北衛西南彼墳陂陲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倬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真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

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騰錄之法 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計問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

謂特為

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

為公道之公亦慷慨為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

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

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為

之訕節故為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

世之夸者為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為

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

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為世所稱每書輒

為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

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

戶嘗為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目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真宗所目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真宗所目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真宗所目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
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
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
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雋爲大理
評事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
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
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閤闕行治
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
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
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
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朴可見觀公所以逐而公之行
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
曰
羣獻侯侯御于 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
公左右 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
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發
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
讒乃逐旣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先生集卷第八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完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竒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

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施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纜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正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

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閣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

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 樞密院而以其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在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賊拙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羗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峭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獸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徂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



原件短缺

P5

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并境隴上置弓
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
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郵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
貶寇萊公即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
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
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
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
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
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
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

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閣門
祇候詣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
蔣公邢公皆僮僕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
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
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
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
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
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
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



原件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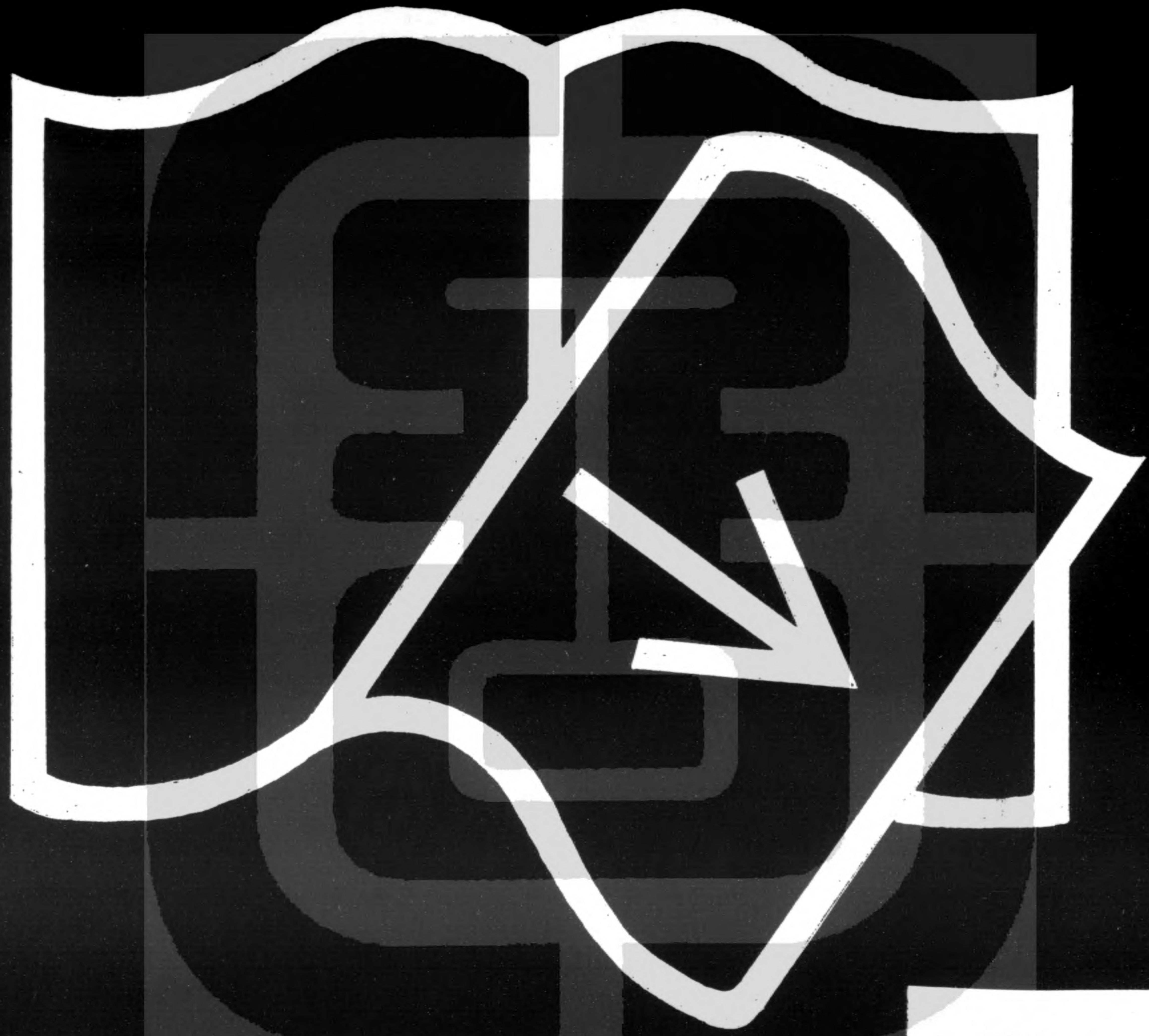
P7

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輶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

足以當大任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兒竒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

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
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
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
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
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
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
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
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常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
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
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
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
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
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



原件短缺

P10-P11

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

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僕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壅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汾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

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沱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

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隘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過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
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
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
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
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饒諸墓上杜君
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

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
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
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
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
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
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
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
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
異於尸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為聞人而州之
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初
其子為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處州錄事皆欲迎太
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

獨往及爲南劔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姪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

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其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 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未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踵捕盜盜又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

以來百石舖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舖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遷漳州軍事判官四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